

老學庵筆記

據何義門校本六硯齋鈔本校

老學庵筆記

涵芬樓藏版

# 老學庵筆記卷第一

徽宗南幸至潤郡官迎駕於西津及御舟抵岸上御棕頂轎子一宦者立轎旁呼曰道君傳語衆官不須遠來衛士臚傳以告遂退」徽宗南幸還京服栗玉並桃冠白玉簪赭紅羽衣乘七寶輦蓋吳敏定儀注云

高宗在徽宗服中用白木御倚子錢大主入覲見之曰此檀香倚子耶張嬪何校作嬪好掩口笑曰禁中用烟何校作烟脂阜莢多相公已有語更敢用檀香作倚子耶時趙鼎張浚作相也

建炎苗劉之變內侍遇害至多有秦同老者自揚州被命至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尙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守毛本作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絀爲外郡監當前一日出城遂免

臨安父老言苗劉戕王淵在朝天門外今都進奏院前然日曆及

諸公記錄皆不書但云死于路衢而已邵彪所錄謂死于第尤非也

鼎

周本作鼎

豐羣盜如鍾相楊么

鄉語謂幻爲么○幻何校作幼

戰舡有車船有槳船有海鯨

頭軍器有拏子

其語謂拏爲饒

有魚叉有木老鴉拏子魚叉以竹竿爲柄長

毛本作是

二三丈

周本作尺

短兵所不能敵程昌禹

毛本作禹

部曲雖蔡州人亦習用拏

子等遂屢

何校作獲

捷木老鴉一名不藉木取堅重木爲之長財三尺許

銳其兩端戰船用之尤爲便習

毛本作捷

官軍乃更作灰礮用極脆薄瓦

罐置毒藥石灰鐵蒺藜於其中臨陣以擊賊船灰飛如煙霧賊兵

不能開目欲效官軍爲之則賊地無窰戶不能造也遂大敗官軍

戰船亦倣賊車船而增大有長三十六丈廣四丈一尺高七丈二

尺五寸未及用而岳飛以步軍

毛本作兵

平賊至元

毛本作完

顏亮入寇車船猶

在頗有功云初張公之行趙元鎮丞相以詩送之云速宜淨掃妖

氛了來看錢塘八月潮

鼎澧羣盜惟夏誠劉衡二砦據險不可破二人每自咤曰除是飛過洞庭湖其後卒爲岳飛所破蓋語讖云

趙元鎮丞相謫朱崖病亟自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

靖康二年浙西路勤王兵杭州二千人湖州九百一十五人秀州七百一十六人平江府一千七百三十八人常州七百八十五人鎮江府六百人一路共六千七百五十四人以二月七日起發東都之陷已累月矣

集英殿宴金國人使九盞第一肉鹹豉第二爆肉雙下角子第三蓮花肉油餅骨頭第四白肉胡餅第五羣僊脔太平畢羅第六假圓魚第七柰花索粉第八假沙魚第九水飴鹹豉旋鮓瓜薑看食

棗餠

毛本作餠

子臚餅白胡餅饅餅

淳熙

紹興辛酉與虜交兵虜遞議者謂當取壽穎

何校作穎

宿三州屯重兵然

後淮可保淮可保然後江可固惜其不果用也

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爲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何校作濠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

一

漢人入仕有以貲爲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入穀賞以官者卜式黃霸是也入錢穀則今買官之類以貲則非也

秦會之在山東欲逃歸舟楫已具獨懼虜有告者未敢決適遇有相識稍厚者以情告之虜曰何不告監軍會之對以不敢虜曰不然吾國人若一諾公則身任其責雖死不憾若逃而獲雖欲貸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監軍監軍曰中丞果欲歸耶吾契丹亦有逃歸者多更毛本作則被疑安知公歸而南人以爲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顧我會之謝曰公若見諾亦不必問某歸後禍福也監軍遂許之黃元暉爲左司諫論事忤蔡氏謫昭潭後復管勾江州太平觀謝

表曰言之未盡悔也奚追

張芸叟作漁父詩曰家住耒江邊門前碧水連小舟勝養馬大罟  
當耕田保甲元無籍青苗不著錢桃源在何處此地有神仙蓋元  
豐中謫官湖湘時所作東坡取其意爲魚蠻子云

張德遠誅范瓊於建康獄中都人皆鼓舞秦會之殺岳飛於臨安  
獄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政和中大儺下桂府進面具比進到稱一副初訝其少乃是以八  
百枚爲一副老少妍陋無一相似者乃大驚至今桂府作此者皆  
致富天下及外夷皆不能及

京師承平時宗室戚里歲時入禁中婦女上犢車皆用二小鬟持  
香毬在旁而袖中又自持兩小香毬車馳過香煙如雲數里不絕  
塵土皆香

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然沙瑤可種逾年則成

江瑤矣海檜亦有二種海檜夭矯堅瘦皆天成又有刻削蟠屈而成者名土杜音檜海檜絕難致凡人家所有大抵土檜也

晁以道爲明州船場日日平旦具衣冠焚香占一卦一日有士人訪之坐間小雨以道語之曰某今日占卦有折足之象然非某也客至者當之必驗無疑君宜戒之士人辭去至港何校作港口踐滑而仆脛幾折療治累月乃愈

國初士大夫戲作語云眼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謂朱衣吏及金帶也宣和間親王公主及他近屬戚里入宮輒得金帶關子得者旋填姓名賣之價五百千雖卒伍屠酤自一命以上皆可得方臘破錢唐時朔日太守客次有服金帶者數十人皆朱勔家奴也時諺曰金腰帶銀腰帶趙家世界朱家壞

仁宗賜宗室名太祖下曰世太宗下曰仲秦王下曰叔皆兄弟行世卽長也其後世字之曾孫又曰伯則失之

淳熙己酉十月二十八日車駕幸候潮門外大校場大閱是日上  
早膳畢出郊從駕臣僚及應奉官並戎服擲帶子著靴大閱畢丞  
相親王以下賜茶是日駕出麗正門入和寧門沿路官司免起居  
建炎中平江造戰船略計其費四百料八艚戰船長八丈爲錢一  
千一百五十九貫四艚海鷗船長四丈五尺爲錢三百二十九貫  
荆公素輕沈文通以爲寡學故贈之詩曰條然一楊枕書臥直到  
日斜騎馬歸及作文通墓誌遂云公雖不常讀書或規之曰渠乃  
狀元此語得無過乎乃改讀書作視書又嘗見鄭毅夫夢仙詩曰  
授我碧簡書奇篆蟠丹砂讀之不可識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  
不識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詩語也公又笑曰自  
首減等

祕閣有端硯上有紹興御書一頑字唐有準勅惡詩今又有準勅  
頑硯耶

潘子賤題蔡奴傳神云嘉祐中風塵中人亦如此嗚呼盛哉然蔡實元豐間人也仇氏初在民間生子爲浮屠曰了元所謂佛印禪師也已而爲廣陵人國子博士李問妾生定出嫁郗氏生蔡奴故京師人謂蔡奴爲郗六

紹聖元符間汪內相彥章有聲太學學中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伸汪藻伸字彥時亦新安人終符寶郎

曾文清夙興誦論語一篇終身未嘗廢

先左丞言荆公有詩正義一部朝夕不離手字大半不可辨世謂荆公忽先儒之說蓋不然也

靖康國破二帝播遷有小崔才人與廣平郡王

道君幼子名捷

俱匿民間已

近五十日虜亦不問有從官餽以食遂爲人所發亦不免不十日虜去矣城中士大夫可

毛本作何

罪至此

金賊劫遷宗室我之有司不遺餘力然比其去義士匿之獲免者

猶七百人心可知

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一首施肩吾及第勅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四科取士何先之類

嘉興人聞人茂德名滋老儒也喜留客食然不過蔬豆而已郡人求館客者多就謀之又多蓄書喜借人自言作門客牙充書籍行開豆腐羹店予少時與之同在勅局爲刪定官談經義滾滾不倦發明極多尤邃於小學云

張芸叟過魏文正

毛本作真

公舊莊居者猶魏氏也爲賦詩云破屋居人

少柴門春艸長兒童不識字耕稼鄭公莊此猶未失爲農神宗夜讀宋璟傳賢其人詔訪其後得於河朔有裔孫曰宋立遺像譜牒告身皆在然宋立者已投軍矣欲與一武官而其人不願乃賜田十頃免徭役雜賦云其微又過於魏氏言之可爲流涕

政和末議改元王黼擬用重和旣下詔矣范致虛間白上曰此契

丹號也故未幾復改宣和然宣和乃契丹宮門名猶我之宣德門也年名則實曰重熙

毛本多  
避字

建中靖國後虜避天祚嫌名追謂重熙

曰重和耳不必避可也

建炎維揚南渡時雖甚蒼猝二府猶張蓋搭絨坐而出軍民有懷甄狙擊黃相者既至臨安二府因言方艱危時臣等當一切貶損今張蓋搭坐尙用承平故事欲乞並權省去候事平日依舊詔從之實懲維揚事也

林自爲太學博士上章相子厚啟云伏惟門下相公有猷有爲無相無作子厚在漏舍因與執政語及大罵云遮漢敢亂道如此蔡元度曰無相無作雖出佛書然荆公字說嘗引之恐亦可用子厚復大罵曰荆公亦不曾奉勅許亂道况林自乎坐皆默然

靖康末括金賂虜詔羣臣服金帶者權以通犀帶易之獨存金魚又執政則正透從官則倒透至建炎中興朝廷草創猶用此制呂

好問爲右丞特賜金帶高宗面諭曰此帶朕自視上方工爲之蓋特恩也紹興三年兵革初定始詔依故事服金帶

建炎初按景德幸澶州故事置御營使以丞相領之執政則爲副使上御朝御營使副先上奏本司事然後三省密院相繼奏事其重如此

張晉彥才氣過人然急於進取子孝祥在西掖時晉彥未老每見湯岐公自薦岐公戲之曰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是公合作底官職餘何足道所稱之官蓋輔臣贈父官也意謂安國且大用耳晉彥終身以爲憾

紹興末巨公丁丑生者數人或戲以衰健放膀陳福公作魁凌尙書景夏末名張魏公黜落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時人語曰諸公皆不是癡漢又有監司毛本作察發薦京官狀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者憤然

曰得饒人處且饒人時傳以爲笑

王嘉叟自洪倅召爲光祿丞李德裕

毛本作遠

亦召爲太常丞一日相遇

於景靈幕次李謂王曰見公告詞云其鐫月廩仍褫身章謂通判借牙緋入朝則服綠又俸薄也王答之曰亦見君告詞矣李曰云何曰具官李浩但知健羨不揆孤寒旣名右相之名又字元樞之字蓋謂史丞相張魏公也滿座皆笑

予去國二十七年復來自周丞相子充一人外皆無復舊人雖吏胥亦無矣惟賣卜洞微山人亡恙亦不甚老話舊愴然西湖小昭慶僧了文相別時未三十意其尙存因被命與奉常諸公同檢視郊廟壇壝過而訪之亦已下世弟子出遺像乃一老僧使今見其人亦不復省識矣可以一歎

晏尙書景初作一士大夫墓誌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

毛本多耳字

然不敢以告景初苦問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

此處欠又問欠何字曰當增不行于世四字景初遂增藏於家三字實用希真意也

秦會之丞相卒魏道弼

何校作  
夏臣

作參政委任頗專且大拜矣翰苑欲

先作白麻又不能辦假手於士人陳豐豐以其姓魏遂以晉絳和戎對鄭公論諫久之道弼出典藩而沈守

守下何校  
有該字

約万俟

俟下何校  
有萬字

元忠並拜左右揆翰苑者倉猝取豐所作制以與沈公而忘易晉絳鄭公之語實錄例載拜相麻予在史院欲刪此一聯會去國不果

陳福公長卿重厚粹美有天人之間然議者擬其少英偉之氣予爲編修官時一日與沈持要尹少稷見公于都堂閣公忽盛怒曰張德遠以元樞輒受三省樞密院訴牒雖是勲德重望亦豈當如此方言此時精神赫然目光射人退以告朝士皆云平生未嘗見此公怒也古人有貴在于怒者此豈是耶

李莊簡公泰發奉祠還里居于新河先君築小亭曰千巖亭盡見南山公來必終日嘗賦詩曰家山好處尋難遍日日當門只臥龍欲盡南山巖壑勝須來亭上少從容每言及時事往往憤切興歎謂秦相曰咸陽一日來坐亭上舉酒屬先君曰某行且遠謫矣咸陽尤忌者某與趙元鎮耳趙既過嶠某何可免然聞趙之聞命也涕泣別子弟某則不然青鞵布襪卽日行矣後十餘日果有藤州之命先君送至諸暨歸而言曰泰發談笑慷慨一如平日問其得罪之由曰不足問但咸陽終誤國家耳

毛本多咸陽指檢四小字

張樞密子功紹興

何校一本作照

末還朝已近八十其辭免及謝表皆以屬

予有一表用飛龍在天對老驥伏櫪公皇恐語周子充左史託言于予易此二句周叩其故則曰某方丐去恐人以爲志在千里也周笑解之曰所謂志千里者正以老驥已不能行故徒有千里之志耳公雖筋力衰豈無報國之志耶子功亦笑而止蓋其謹如此

又嘗謂予曰先人有遺稿滿篋皆諸經訓解字畫極難辨惟某一  
人識之若死遂皆不傳豈容不亟歸耶

汪廷俊從梁才甫辟爲大名機幕專委以修北京宮闕凡五年乃  
成歲一再奏功輒躐遷數官五年間自宣教郎轉至中奉大夫其  
濫賞如此

予在南鄭見西郵俚俗謂父曰老子雖年十七八有子亦稱老子  
乃悟西人所謂大范老子小范老子蓋尊之以爲父也建炎初宗  
汝霖留守東京羣盜降附者百餘萬皆謂汝霖曰宗爺爺蓋此比  
也

陳瑩中遷謫後爲人作石刻自稱除名勒停送廉州編管陳某撰  
劉季高得罪秦氏坐賊廢後雖復官去其左字季高緘題及作文  
皆去左字不以爲愧也孫仲益亦坐以賊罪去左字則但自稱晉  
陵孫某而已至紹興末復左朝奉郎乃署銜